

日本のマフィア
另一个角度的真实日本



日本黑帮

日本教父田冈一雄传

一把刺穿日本社会原生态的东洋刀
一部还原黑帮江湖潜规则的另类史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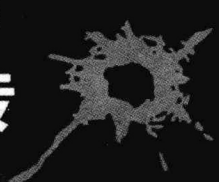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のマフィア
另一个角度的真实日本

萧亮 辛磊 著

一把刺穿日本社会原生态的东洋刀
一部还原黑帮江湖潜规则的另类史

日本黑帮

——日本教父田冈一雄传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日本黑帮：日本教父田冈一雄传 / 萧亮 辛磊 著. —南京：凤凰出版社，2009.11
ISBN 978-7-80729-540-2

I.日… II.①萧… ②辛… III.田冈一雄 (1912~1981) -传记
IV.K833.138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90990号

书 名 日本黑帮：日本教父田冈一雄传

著 者	萧 亮 辛 磊
策 划 人	李 涛
责任编辑	康天毅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出 品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集团网址	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印 刷	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通州区张家湾镇三间房甲6号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6开
印 张	18.5
字 数	300千字
版 次	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729-540-2
定 价	28.00 元

(凡印装错误,可向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,联系电话:010-58572106)

目录

contents

日本黑帮

日本教父田冈一雄

前言 >> 001

第一章 孤苦少年 走进无情风雨 >> 003

还没出生，父亲就已死去；才满6岁，母亲又劳累而死。酒鬼舅舅在别人奉承下，因收不回夸下的海口，只好领养了这个孤苦无依的孩子。从乡间进入都市，当暗娼的舅母待他极其苛酷。为缴学费，他在壶中加水，扣下打酒钱，结果招致毒打。后来只好课余去报店派发报纸……

这就是震惊日本的黑道枭雄——山口组第三代头目——田冈一雄的凄惨童年。

第二章 嫖赌逍遥 更是万毒杀手 >> 018

因喜欢打架，成为不良学生的头领。毕业进工厂不久，又因殴打工场主任而遭解雇。随后进入山口组苦力房，拼命练习赌术。17岁首次嫖妓。雨夜打斗中，用手指戳瞎一名大汉的眼睛，由此掌握以弱胜强的“杀人绝招”，并屡试身手。“挖眼田冈”的威名迅速传遍神户。

第三章 投靠黑帮 苦练“三级修业” >> 033

山口组与大岛组拼抢神户中央批发市场的地盘。田冈大闹剧场，得山口登赏识，嘱咐手下将其收留，于是田冈来到古川松太郎门下，开始了进入黑道必须经历的“三级修业”。田冈租房独居，来了一帮奇怪的赌友……

第四章 两肋插刀 初显枭雄本色 >> 040

宝川和玉锦都是相扑好手，且情同手足。但后来宝川落魄，而玉锦由山口组操纵走红。不久两人发生矛盾，宝川大骂山口组。一气之下，玉锦跑去向山口组报告。田冈等人迅速出动，举刀杀向宝川……

第五章 外冷内热 暗恋酒吧少女 >> 047

有次深夜来到酒吧，田冈发现一个坐吧台的少女，并被她的美丽所惊呆。田冈暗暗爱上了她。在两人关系有点眉目时，港湾发生劳资对抗，山口组受资方委托，企图压服劳方。但派出的代表却被劳方杀掉。田冈前去复仇，致数人死伤。

第六章 杀人坐牢 正式步入黑道 >> 059

因杀害港湾劳方代表，田冈被判刑一年。出狱时，山口组头目亲自设宴慰问，并赠银刀一把。这时，他和文子的关系，遭到了文子父亲的坚决反对，但“生米已煮成熟饭”，文子被赶出家门，两人便过起了夫妻生活。不久，田冈从山口登手中接过父子杯，正式成为山口组组长。

第七章 桀骜不驯 渐得主子欢心 >> 069

“花兴行”操办成功，田冈更受山口登信任。有一回山口登要田冈替他捶腰，遭到断然拒绝，盛怒之下，山口登要杀他。幸亏逃得快，田冈捡了一条命。后来，田冈受命负责山口组在东京的事务，在一次日本拳王卫冕赛中，日本拳手输给了菲律宾拳手；田冈痛打日本裁判，认为“即便输了也不该判输”。

第八章 连夺二命 田冈再次入狱 >> 078

大长八郎是田冈的好友，其兄大长政吉因招惹事端，被田冈杀死；大长八郎替兄复仇，前来与田冈决斗。在矛盾状态下，田冈置大长八郎于死地。于是田冈被判刑8年。服刑期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激烈展开……

第九章 龙争虎斗 山口登上西天 >> 086

为控制浪曲明星的演出权，神户山口组与东京笼寅组发生摩擦。山口登前往东京谈判，被对方砍成重伤。此后两年，山口登沉迷女色，苦苦追求当时红得发紫的艺妓花柳小菊，最后做了花下之鬼。

第十章 田冈出狱 立志替代警察 >> 096

日本宣布投降之后，国内陷入多种危机之中。滞留下来的部分战胜国的流氓、恶棍，联合组成国际暴力犯罪集团，他们以“胜利者”自居，严重破坏社会治安，后来连警察也对他们无可奈何。出狱后的田冈，对警方大为不满，决心替代警察。于是，日本山口组和国际暴力犯罪集团之间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拼杀。



第十一章 东洋奇闻 警署利用黑帮 >> 108

当时，日本警方对本地的国际暴力犯罪集团又恨又怕。得到警署将被洗劫的情报后，警方拟定了以暴制暴的行动方案，并正式向山口组求援。这既让山口组大出风头，组织得以迅猛扩展，也因此使警方在以后为取缔黑道帮会吃了不少苦果。

第十二章 把酒授杯 继任三代头目 >> 115

1946年夏，34岁的田冈一雄，登上了第三代山口组头目的宝座。在就职仪式上，田冈遵照黑道陈规，把酒授杯，得意非凡。其后，田冈提出他将要办三件大事。

第十三章 左右艺人 令其或红或黑 >> 120

战后，日本演艺业迅猛发展。这是一个既来钱又好玩的行业，所以，各黑帮势力纷纷踏足这个“花花世界”，并且互相之间展开了一场抢夺明星的斗争。山口组在神户创立神户艺能，运用各种手段，将一大批电影、歌舞明星控制在自己手中。

第十四章 袭击鹤田 田冈主动自首 >> 130

有个明星准备到山口组控制的地盘演出，前来寻求田冈一雄的庇护。部下认为老大受到羞辱，于是将这个明星打成重伤。警方下令逮捕田冈。田冈难辞其咎，但又觉得公开逮捕太丢面子，于是请求警方允许他主动自首。

第十五章 立足港湾 田冈敛财蓄势 >> 138

神户是座港湾城市，运输繁忙，码头工人多。为拓展财源，扩充组织，山口组大举进军港湾。从此，田冈一手控制的“全港振”、甲阳运输等众多港湾机构和神户艺能，成为山口组的两大财政支柱。

第十六章 轻狂挑衅 野泽险些丧命 >> 142

崎谷组敌视山口组，野泽等人将山口组的小田芳一打伤。山本健一前往复仇，野泽身中数弹。为了不让山本健一坐牢，田冈使出一招苦肉计。

第十七章 枪声骤起 山口组总动员 >> 150

小松岛事件爆发，山口组下属组织小天龙组，与本多会下属组织平井组、福田组激烈对抗。在山口组强大援军的压迫下，本多会只好坐到谈判桌前来，并接受苛刻的条件，命令福田组组长福田荣斩掉自己一只手，以示赔礼。

第十八章 祸起“青城” 山口组大反击 >> 163

山口组老大田冈一雄来到大阪，在一家夜总会，遭到当地大黑帮集团明友会的袭击。于是，隶属于山口组的大阪分支组织中川组、富士会等，向明友会发动了疯狂的反扑……

第十九章 穷追猛打 明友会遭覆灭 >> 177

大阪的山口组下属组织，冲破警方的重重包围，以刀枪和炸药为武器，一举歼灭了明友会。但取胜一方也付出了惨重代价，102人被捕，数十人入狱，光是律师费就花掉了几千万日元。

第二十章 挑战山荫 血染夜行列车 >> 187

当时，本多会是山口组最强大的对手。柳川组作为山口组向大阪扩张的急先锋，终于找到一个借口，在一次米子开往鸟取的夜行列车上，向对手发动了猛烈袭击……

第二十一章 两路出击 高擎复仇之剑 >> 198

山口组在日本西海岸沿线扩张，取得节节胜利，使不少黑道组织纷纷投到它的旗下，其中就有一个原隶属于本多会的小田组。本多会大为恼怒，责令清水组严惩叛徒。而小田组在山口组的全力支持下，把清水组打得落花流水。

第二十二章 九州对峙 夜樱死因大白 >> 209

在山口组中，夜樱银次是一个风流成性的汉子，博多事件中，他被人暗杀。山口组派人追查死亡原因，终于使山口组与九州的大岛组、宫本组等敌对组织，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对抗。



第二十三章 波诡云谲 战云笼罩广岛 >> 222

在广岛，隶属于山口组的打越会和隶属于本多会的山村组，均被己方视为称霸广岛黑道的尖兵。打越会暂处劣势，在山口组的支持下，他们忍受屈辱，积极扩充实力，为长达6年的所谓“广岛代理战争”做好准备。

第二十四章 刀起头落 “广岛代理战争” >> 230

广岛的黑帮组织打越会和山村组，分别在山口组和本多会的支持下，展开了空前激烈的大拼杀。6年中，双方死伤者不计其数，被警方逮捕的人犯达3265人，其中牵涉到5173宗案件。

第二十五章 弹雨横飞 松山两霸争雄 >> 242

在四国，本多会下属的乡田会中，有两名组员倒戈，投向山口组下属的矢岛组，由此引发了一连串残酷的搏杀，结果是两败俱伤。

第二十六章 鼎盛时节 刮起扫毒狂飙 >> 254

山口组成员总数最多时，曾达18万之众，不仅称霸日本黑道，而且渗透到世界各地。神户艺能利用到东南亚国家拍片、演出之机，率先参与吸毒、贩毒，并利用毒品，控制和摧残年轻、走红的电影女明星……

第二十七章 田冈暴病 山口组交厄运 >> 263

一次到神庙还愿，田冈一雄猝然得病。经医生确诊为狭心症，从此田冈卧床不起。这时，日本政府从外围立法着手，展开了大规模的取缔黑道帮会的行动。日本各地黑道组织土崩瓦解，群龙无首的山口组岌岌可危。

第二十八章 警笛长啸 头领纷纷入瓮 >> 270

警方高擎达摩之剑，集中警力断绝山口组的财路。随着田冈的两大财政支柱——神户艺能和港湾运输业——的坍塌，权力仅次于田冈的首脑人物地道行雄、冈精义等人相继被捕，下属组织纷纷

溃散，山口组噩耗不断……

第二十九章 抄家轮审 田冈元气大丧 >> 275

被警方抄家之后，田冈又在病床上受到为期两个多月的轮审，最后以多项罪名被起诉。与此同时，山口组的外围组织被消灭干净，田冈成了孤家寡人。

尾声 >> 283

附：山口组及田冈一雄大事记 >> 285

日本黑帮

日本教父田冈一雄传

山口组是20世纪中期，日本最庞大的黑社会组织。

它创立于1914年，那是一个政治腐败、帮会林立，只有黑道、没有白道的时代。

山口组的大本营一直设在神户市。第一代组长是山口春吉。当时山口组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经营港湾运输业，因此组员大多是码头搬运工人。后来其长子山口登继任，情况有所改变。山口登是个热衷西方生活方式的花花公子，对又脏又累的搬运业缺乏热情，随着歌舞、电影、流行音乐等行业的勃兴，转而插足充满刺激的娱乐行业。

山口组成为日本黑道的超级霸主，是在田冈一雄登上第三代组长宝座之后的事情。

田冈一雄继位之后，总结前两位组长的经验，设立了“神户艺能”和“甲阳运输”等数十家大经营机构，牢牢控制着娱乐业和港湾运输业，使山口组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。与此同时，向敌对黑道组织发动频繁的攻击，不断壮大队伍，扩展势力范围。

鼎盛时期，山口组共拥有遍及日本全境的526个下属团体，成员总数多达18万人。战后初期，连日本警方也曾借用它的山菱纹组徽，用以维持社会治安。山口组的势力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。

日本黑道拥有较长的历史。山口组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，沿袭着日本黑道的传统。比如：一成不变的继位仪式，什么时候开始，什么时候结束，都有具体的时间规定；头目死后由长子继位(田冈一雄是个特殊的例子)；干部任免由头目说了算；所发展的组员必须是新结拜的把兄弟，以喝酒论辈份，喝多喝少极其讲究；等级森严，绝对服从头目的命令；任何人加入组织，都必须经过一个预备期，即所谓“三级修业”；重要会议不准女人到场；连惩戒的形式，如斩指赔罪等，也完全和传统的黑道相同。

但是，由于时代的变迁，山口组又添上了越来越浓厚的时代色彩。比如：表面上，由穿和服改成了穿西服；手枪、卡宾枪替代了日本武士刀；跋扈变为坐轿车。此外，组员不再是无业浪人和赌徒，几乎人人拥有合法职业，并且率先涉足影响巨大的电影、流行歌舞等现代娱乐行业；甚至进军新闻业和出版业，控制大众传媒，与政府大臣眉来眼去；特别是，他们还善于利用结社自由等法律条文保护自己，积极向政界渗透，寻找自己的代理人。

当然，在山口组的全部活动中，最常见的事儿，和古往今来各国的黑道是大同小异的内容。比如酗酒、赌博、嫖妓、强奸、恐吓、敲诈、绑架、复仇、暗杀、殴斗、吸毒、贩毒等等，这些都是山口组的家常便饭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像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、侠义、关怀、信任、忠诚、耿直等等情致，也像寒夜的星星一样闪烁在乌云之间。

此外，特别能够凸显出日本民族个性的地方，恐怕就是极端地崇尚沉默、忍耐和极端要面子了。

黑道世界中出演的是一种不加掩饰的真实人生。在枪林弹雨、刀光剑影的映衬下，

凸显在前台的，无非是金钱、美酒和女人。唯其真实，而愈发令人恐怖！远观静思，黑道中人同样是父母生养的一茬生命，对于他们的狭隘，莫不令人滋生出悲悯的情怀。

“为物质利益而生，为物质利益而亡。”古往今来，绝大多数黑道组织，几乎都抱定这么一种形而下的使命。而与其对应的白道组织又如何呢？比如日本的某些政党，他们拥有美丽动人的旗帜、堂而皇之的宣言，也就只是多了一点形而上的货色罢了。恐怕这就是白道和黑道的区别吧！

山口组第三代组长田冈一雄，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。

他自幼父母双亡，读过几年书，在小学就成了不良少年的领袖，17岁开始嫖妓，两次因杀人坐牢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他几乎全是在监狱里度过的。他有不少情妇，但也有一个美丽、善良的太太；他是黑道枭雄，儿子却是个大学生；他曾使不少歌星、影星大走红运，高仓健、江利智惠美、宫城千贺子等国际大牌明星，都是他的好朋友；他只要一声令下，就可以动员起一支数万人的战斗部队；他也有一定的社会理想，总是以扶危济困的日本头号教父自居。

20世纪中期以后，日本加快了法制建设的步伐，对黑道组织的取缔行动如火如荼地展开。在山口组面临土崩瓦解之际，田冈一雄似乎从日本政坛上看出了一些什么奥秘，他认为，山口组干过的事情，哪个政党都干过，与他们相比，山口组缺少的仅仅是一个政治纲领。于是，他马上炮制出了一个，也标榜山口组要“为国家兴隆作出贡献”。

因此，在官方大举取缔黑道组织时，田冈一雄首先就矢口否认山口组是黑道组织，死活不肯解散山口组，甚至官方对他妥协，只要求他改换一个名称，田冈一雄也坚决不干。后来，官方只好以针对性的立法为手段，对其实行种种限制。田冈一雄甚至不反对法制，认为在守法的情况下，山口组照样能生存。逼来逼去，山口组几乎就要被逼成一个合法的政治组织了。

既维持原有的黑社会性质，又戴上合法政治组织的面具，恐怕这就是现代和未来黑道组织的大概走向了。

事实上，当时日本不少黑道组织，就是采用改换名称的手法，摇身变为政治组织，从而躲过了官方的取缔。然而，它们的黑道性质丝毫未变。

这样一来，所谓合法的政治组织，也就不能不令人警惕了。

所以，阅读本书，不仅可以洞察日本黑道的种种内幕，而且，就加深对日本当代社会的认识和了解，也是颇有裨益的。

| 第一章 |

孤苦少年 走进无情风雨

还没出生，父亲就已死去；才满6岁，母亲又劳累而死。酒鬼舅舅在别人奉承下，因收不回夸下的海口，只好领养了这个孤苦无依的孩子。从乡间进入都市，当暗娼的舅母待他极其苛刻。为缴学费，他在壶中加水，扣下打酒钱，结果招致毒打。后来只好课余去报店派发报纸……

这就是震惊日本的黑道枭雄——山口组第三代头目——田冈一雄的凄惨童年。

美丽的吉野河，带着逼人的寒气，穿过横亘四国的阿赞山脉与剑山山脉，一路碰击着岩石，激溅起如雪的浪花，进入一片莽莽平川之后，流速渐渐转缓，呈现在两岸原野上的，是一片萧瑟的田园景色。

这里是日本四国德岛县的西部农村。

从日本国铁土赞线阿波池田向东40公里，有一个由三个部落组成的三庄村。这三个部落分别叫作西庄、中庄和毛田，村落大半被森林覆盖，有1700户人家，共计6500多人口，在大正年间，这算得上个大村庄。

1912年3月28日，名震日本的黑道梟雄——田冈一雄，便是出生在西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

田冈一雄出生时，父亲已经病逝。他上面有三个姐姐，但姐姐们早已远嫁，顶上的一个哥哥也被卖到京都当奴仆。年幼的田冈和体弱多病的母亲相依为命，过着极其贫苦的生活。

母亲起早贪黑在田野上劳作，但依然吃不饱，穿不暖，餐桌上每顿只有一个腌蔬菜，像牛奶、鸡蛋那么珍贵的食物，即使病了也不容易吃到一回。

母亲出门劳作时，田冈总是孤单一人守在家里，附近没有任何同龄的小伙伴跟他玩耍。他总是独自一人在房前屋后捕捉蜻蜓或知了，春天里便爬到吉野河边的桑树上，摘下桑椹默默地吃着。

孤独的童年生活，使田冈一雄养成了孤僻的性格。

有时，大人从树下走过，看见他趴在老高的桑树上吃桑椹，便笑着问：

“田冈，看你嘴巴牙齿全染乌了，那小果子好不好吃？”

小田冈两眼盯紧大人，神情既像恐惧，又像仇恨。实际上，他很想快乐地告诉大人，但是没法开口。甚至大人不走开，他连爬下树来的勇气都没有。

总要等到太阳快落山了，他才拖着一个长长的影子，走向破旧的家门。

家里永远是死一般的寂静。母亲做任何事情似乎都不会弄出一点响动，有时母亲到水缸中舀水的声音，都会使田冈吓得浑身发抖。

雨季的傍晚，屋内更是了无生气，暗淡的破屋一隅，水珠总是滴滴嗒嗒地掉在窗外的雨棚上，母子二人常常端着吃空的饭碗，望着那雨棚上溅起的水花发呆。

幼稚的生命便在这种令人压抑的气氛中变形、扭曲。在这种变形和扭曲的过程中，却滋生着另一种阴暗的力量。

田冈很喜欢去看吉野河大瀑布倾泻的雄伟景象。

吉野河发源于石追山中，流程136公里。吉野河别名四国三郎，与关东的阪东太郎（利根河）、九州的筑紫次郎（筑后河）并称为天下闻名的大瀑布。

儿时的田冈一雄经常到吉野河的大瀑布下去沐浴，唯有这时，他才仿佛感到自己已经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。

有一次，5岁的田冈不知不觉地朝瀑布的顶端走去。他站在悬崖顶上，摆出一副腾空欲飞的姿势。

在瀑布附近劳动的人们看见，大声惊呼起来：

“不好啦！快看，田冈要跳河了！”

在人群中劳动的母亲，待看清真是自己的儿子，顿时吓得脸色煞白，随即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：

“一雄，快下来！”

母亲当然是叫儿子快从旁边走下来，可是，站在悬崖顶上的田冈怕是听错了，以为母亲是在鼓励他大胆往下跳，于是平添勇气，不顾一切地一头栽进了瀑布……

在母亲的嚎啕大哭中，人们纷纷责备：

“你是怎么当娘的？竟然叫儿子往下跳！”

“这个田冈，向来鬼头鬼脑，迟早会寻短路！”

“唉，可惜了，才5岁的人！”

人们都以为田冈这么一跳，自然必死无疑。谁知，几分钟后，田冈居然从瀑布下游爬了上来，见母亲哭晕在地上，显得十分不解，然后疑惑地打量着站在旁边发呆的人们。

二

1918年4月1日，6岁的田冈一雄在母亲的带领下，入读三庄村一所普通小学。

这是一个灿烂炫目的季节，吉野河畔的樱花开得如霞似雪。

入学典礼这天，一大早，母亲就给他穿上新衣新裤，戴上新帽子，最后穿上新木屐。

母亲牵着他的手，走在春光明媚的小径上。微风吹拂，樱花如雨般飘落，犹如母亲的一声声嘱咐，溶进了儿子的心田：

“一雄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一个学生了，一定要好好读书。你是妈妈的依靠……”

田冈紧紧抓住母亲的手，频频地点头。

上学的这一套新衣裤，田冈异常爱惜，为了不至于太快穿坏它们，在没人看见的时候，田冈总是把上衣脱下来抱在怀里，宁肯打着赤膊。

这些衣服，的确是母亲给他的第一份礼物，同时也是最后一份礼物。

入学这年的8月5日，母亲由于长期劳累过度而病逝了。

母亲直到病逝的前两天，还打算到田里去干活，在伸手取一把挂在梁上的锄头的时候，突然一下昏倒了。

田冈当时正在家里，听见响声跑来看，见母亲倒在地上人事不省，急忙去喊邻居帮忙。

母亲被大家抬到床上躺下。

好心的邻居自告奋勇去请医生。

6岁的田冈动手到厨房为母亲做稀饭，他听见苏醒过来的母亲在呼唤他的名字，声音微弱不堪。

田冈赶紧来到母亲身边。

母亲紧抓着儿子的手，艰难地说：

“一雄……不要走开，让我看着你的脸。”

这天，医生来过一次，很快就走了，并且再也没有再来。

姐姐和哥哥一直没来，虽然邻居已经给他们打过电报。

“一雄，妈妈怕是不行了……家里很穷，我什么也没留给你，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今后我不在了，希望你也能够勇敢地活下去，我为什么要给你取一雄这个名字，你一定要明白……我的儿子。”

这是母亲对儿子的最后遗言。

母亲咽气时，6岁的田冈泪如泉涌，但没哭出声来，后来，他独自跑到后山上，双手捶打着树干，脑袋在树上撞，同时放声痛哭。

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放声大哭。

当哭声停止的时候，他听见的是一片吓人的寂静，一种从未有过的孤凄感觉包围住他。

田冈一雄一边抽泣着，一边不由自主地朝吉野河的大瀑布走去。

他仰望着飞流直下的瀑布，脑海里不断地回响起妈妈从前的呼唤——

“一雄，快下来！”

三

在给母亲守灵的夜晚，田冈一雄家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场面。

整夜灯火通明。大家做菜的忙做菜，喝酒的忙喝酒，谈笑的忙谈笑，熙熙攘攘，闹成一团。

田冈一雄在阴暗的角落里注视着人们，他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如此“兴高采烈”，母亲生前可没什么对不起大家呀！

在丧事主持者的带领下，田冈一雄不停地去向大家下跪，磕头，给喝酒的下完跪，又给做菜的下跪。当然，随同他一道下跪的还有哥哥和姐姐。

哥哥和几位姐姐是在母亲死后赶回家来的。

母亲入土之后，丧事便算办完了。眼看着人们一个个离去，田冈内心涌起一股恐惧，他希望人们不要离去，希望丧事能一直持续下去。

因为一旦人们全都离开之后，这间屋子便只会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了。

丧失父母，6岁的田冈将如何生活？

有此担心的当然不止田冈一人。

出殡之后，亲戚和兄姐们围坐在厅堂，商量起由谁来抚养田冈一雄。

沉默了半个钟头，谁也不说话。

大家都显出不愿接受这个麻烦的态度，抽烟的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不抽烟的便低着脸沉默。

事实上，兄姐们都有各自的难处。几位姐姐都已嫁作人妇，加上夫妇关系都不怎么和睦，因此难以开口把弟弟领回家去。按照日本的家庭传统观念，“长子为父”，理应

由哥哥照顾田冈，但由于哥哥已卖身为奴，自己尚且听人喝斥，哪有能力长期照顾弟弟呢？

在长久的沉默中，有一个汉子憋不住了，一拍桌子，站起来大声嘲笑道：

“嘿！真是见鬼了！这么多亲戚居然没有人肯收留这小孩，当娘的今天在地下是睡不着啦！”

说这话的汉子不是别人，就是田冈的亲舅舅，名叫河内四郎。他年近40，在神户市兵库港钟纺公司里负责监督货仓运输，是个爱说大话、凡事马虎而又极其贪杯的酒鬼。

说这话之前，河内四郎已经喝得酩酊大醉，人一醉便显得心胸开阔，于是当下便大包大揽，甩出几句让他人倍感惭愧的话来：

“你们都做缩头乌龟算啦，就这么一个小孩子，就由我来抚养吧！”

此话刚落地，气氛便活跃起来。大家像是生怕河内四郎反悔，赶紧给他戴高帽子：

“多亏一雄的母亲有这么一个好弟弟！这下好了，问题总算解决了！”

“那当然啦！到底是在港湾工作的人嘛！又慷慨又大度！”

“是啊！再说河内也没有小孩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嘛！这真是最幸福不过的事情啦！”

“我看大家都不会有什么意见，就这么决定下来吧！”

给大家这么一顿吹捧，河内四郎仿佛从醉酒中醒来了，开始想到这个许诺的一连串后果，抓挠着脑袋又说话了：

“只是、只是，一雄不知道愿不愿意跟我到神户去……”

说这话时，河内四郎用嫌恶的目光射向呆立在一旁的田冈一雄。

这目光自然被大家察觉到了，心里都在说，这河内恐怕真的醒酒了。于是有人大叫：

“拿酒来，拿酒来！剩菜全端上。河内这几天都没喝好，今晚大家得多敬他几杯！”

有人跟着说：“神户那么好的大城市，一雄哪会不愿意去呢？算我代替一雄回答了，愿意去！”

田冈一雄就这样在舅舅被灌酒及被奉承之下，因为无法拒绝而被收留下来。

四

离开三庄村之前，根据亲戚的授权，河内四郎做主把田冈家的破房子卖掉了。他把田冈的几件换洗衣服卷在一起，扎成个包袱，挂在田冈肩上，然后自己拎着一大壶酒，摇晃着一副大肩膀，对田冈说声“走吧”，两人便上了路。

离开家乡，幼小的田冈频频回首，那栋破屋依然死一般的寂静；母亲的新坟上，纸幡依然在风中飘扬；远处，吉野河的大瀑布，依然雪白耀眼，发出地动山摇的轰鸣。

“走啊，看什么！”舅舅喝道。

田冈擦了擦眼泪，回过头去，跟着舅舅走。

从三庄村前往神户，必须先经过德岛，然后从小松岛乘船。德岛铁路已经于1916年

通车，但当时还没有三加茂站，因此坐火车要到两公里以外的江口车站去。

这是田冈第一次坐上火车。他坐在靠窗的座位上，鼻尖紧抵着玻璃。汽笛几声长鸣之后，火车喷出浓浓的白烟，车厢晃动了几下，慢慢启动了。

田冈听说过自己将去的神户是个繁华的都市，但他此时没有一丝一毫的兴奋与憧憬。他一直望着窗外，望着故乡的方向，当故乡的景象完全消逝时，他的目光也变得迟钝起来。

河内四郎踏上火车，屁股一沾上座位，就急不可待地开始喝酒。

他喝酒时样子十分贪婪，一下喝一大口，然后让嘴巴鼓着，仰起脖子，闭上眼睛，那时粗大的喉结便开始上下滚动，发出很大的响声，他闭上眼睛的意义，可能就是为了听清楚喉结的响声。他喝酒还有一个绝招，那就是他可以用鼻孔喝酒。他把酒壶高举起来，用铜壶嘴探进鼻孔里面。开始，田冈还以为他是在嗅酒的气味，后来根据铜壶的倾斜度和他那喉结的滚动，才确信他是在用鼻子喝酒。这个本领，恐怕是一般酒鬼所望尘莫及的。

也许是用鼻子喝酒毕竟没有用嘴喝酒来得痛快吧，河内四郎后来还是把壶嘴从鼻孔移到了嘴里。

这样没多久，河内四郎便鼾声如雷地睡着了。令人奇怪的是，他在进入睡眠状态之前一直在喝酒，然而酒壶却没有因失去知觉而弄翻，相反，酒壶端端正正地放在了座位底下不易碰到的地方，而且壶嘴也被加上了塞子。

酒鬼再粗心，也会关照好自己的酒壶的。

刚刚失去母亲的田冈，当然在舅舅眼里没有酒壶重要。上火车之后，舅舅没有说过一句安慰他的话，现在他又独自一人进入了梦乡。

火车已经停过好几个站了，舅舅依然酣睡不醒。

这使田冈担心起来。

会不会坐过站呢？他从没有去过德岛，也不认识车牌，德岛还有几个站就到呢？

田冈又不愿意去问旁边的旅客，他的心情由忧虑而变得紧张起来。

“睡得跟死猪一样！”田冈在心里恶狠狠地骂道。

火车又到了一个站。从车站的建筑看，像是一个中等站。田冈不想去叫醒舅舅，默默地望着旅客下车、上车。

就在火车又要开动的刹那间，河内四郎一个鲤鱼打挺蹦起来，大叫一声：“到了！”然后一手抓起酒壶，一手抓住田冈，逃命似的跳下车去。

德岛站到了。

真奇怪，他怎么知道到了德岛站呢？

五

傍晚时分，从小松岛乘船，到达神户港已是第二天的早晨。

夏季8月的早晨，四五点钟已经十分明亮。

对一个乡下孩子来说，第一次走进大都市，映入眼帘的神户，所有印象都显得相当